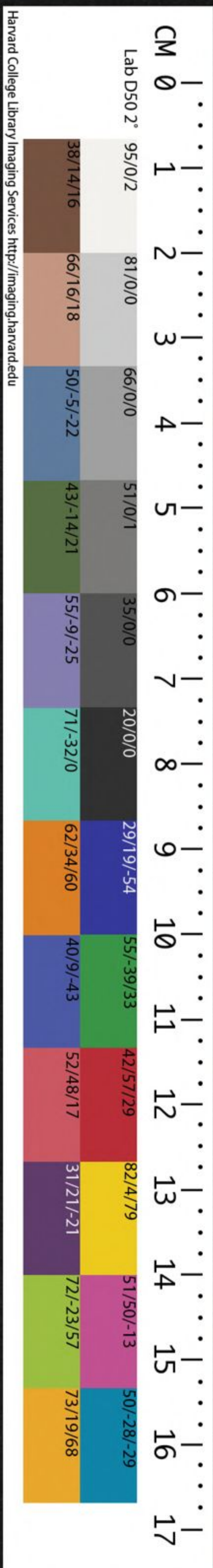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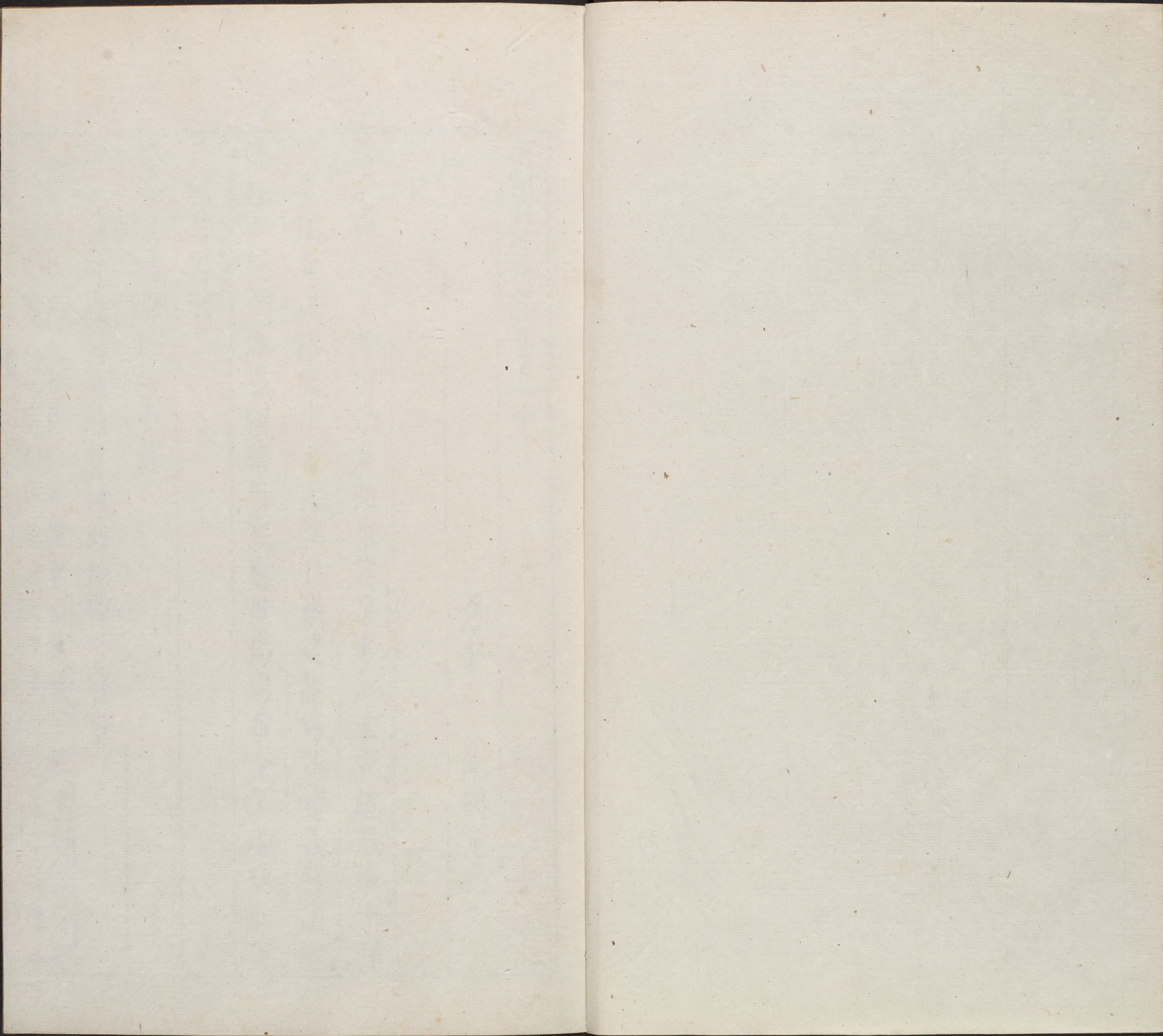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5 1940

T2735 /3161 4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二月 丙午

欽○定○會○試○主○考○何○宗○彥○顧○秉○謙○房○考○彭○凌○霄○施○鳳○來○李○孫○  
宸○姜○逢○元○孟○紹○虞○李○光○元○韓○日○纘○錢○龍○錫○羅○喻○義○賀○逢○聖○  
林○鈺○丁○乾○學○薛○鳳○翽○蔡○思○克○惠○世○揚○周○希○令○王○洽○耿○如○杞○  
桂○紹○龍○楊○嗣○昌○

起○馬○孟○禎○南○光○祿○少○卿○  
加○平○越○府○通○判○萬○編○遵○義○同○知○暫○管○府○事○

時巡按史永安薦編學識兼通翰畧才猷立剖紛紜經  
紀龍新夙稱軍鑒署符鎮遠大得民和遵義之民聞風





歸附宜加以職銜署府印使之。一面經理。一面撫循。督官兵以從。思歸之士。合義旅以助討賊之師。此收拾人心。恢復舊疆之要着也。朝議從之。

大學士朱國祚辭免典試奉

特典

聖旨。今歲係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光重典。卿不必辭。該部知道。

力行此法則平日有責成危時有倚仗矣

吏科侯震賜乞簡別巖邊守令。疏曰：職惟庚戌虜變，先臣徐階上言：今日之事，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將士一不利。

真救時名

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城潰矣。將士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何以勸懲。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

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故宜重守令。業

啟政急宜收

肅皇帝立賜報可。今職觀九邊郡邑大約以科貢克之。平日既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為守。况大計入。觀地

方各官非一人兼攝。則他途代署。望輕時暫。其不能展布

四體以固吾圉也明矣。即如奢酋一朝發難。而烏驚兔逝

者。豈在思亂之民心。實長吏倡率以去。言之髮指。今廣寧

消息已斷。山海勢切剝膚。且據報虜與奴通。薊門永平一

帶。在在阽危。不惟外憂并虞。內潰目前。第一急着安得不

于守令而責之。欲重責守令安得不乘此計典。方竣察其

實能堪與不能堪者。而簡別之。伏乞



皇上立勅吏部將近邊守令倍加綜覈。或才守無大乖張。而冲危非其所任。或年力未爲潦倒。而戡定非其所長。勿拘面情。速與更易。擇才望卓犖。膽力精猛者。立限到任。各保疆圉。以護陵寢。以固

宗社。迨時平事定。准與不次之擢。此實至緊至切。勿更因循牽制。使地方卒有不可知之禍也。乃若就計吏中。拔異等謀略。堪任折冲之寄者。科臣周朝瑞。剴切指陳。職甚難之。茲事更急矣。概未見舉行。或恐應變之才。難以驟識。職謂宜即日榜諭。列爲條款。令各殫方略。或挺然自任。或薦引他人。并及將材等項。書之于牘。明白敷陳。不許緘默。投

送該部。即于給領水程之日。照過堂例。分次省直。據其所陳。再爲逐名質問。語云。百聞不如一見。地方利害。與本官才貌。歷歷在前。除類齡弱植。觀面而知其不堪者。該部自能分別。固難強人以不能如年青氣壯。早負能聲。故爲謙讓。不遑之狀者。立註劣考。其有察典掛名。而才實有用者。據職所知。如張福臻。呂睿。李建和等。現在京者。並從咨詢。庶國無遺人。人無遺技。而危急中。得其一臂之用。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不于此時竭力自効。漫誇甲第爲榮。豈復有人心者哉。至于士民商賈輻輳。輦轂或以利。或以名。夫孰非憑依。



皇上之寵靈，以榮身肥家。一旦有警，掉臂狼奔，是何肺腸。是何景象。且使道路之間，馬駟填委，風聽訛傳，起奸宄窺伺之端。携善良固守之志。實情法所不貸。乞

勅下諸司一併嚴禁，職不勝激切之至。

兵部參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官姑依議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吏部都察院接出

江秉謙劉  
弘化熊德  
陽等論本  
兵被罰

聖諭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既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驚憂，頃張鶴鳴慷慨自請視師，具見忠義為國。江秉謙等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今必結党賣奏，各逞已見，不恤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着實整理，毋得虛言。再有仍前亂言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故諭。

刑科給事劉弘化奏曰：痛惟邊事之壞，壞于欺蔽。然或邊與邊合而部議折之，即部與邊合而

朝議持之。又小喪失與中樞無與，假邊功希冀此陞廕耳。

觸忌直言  
劉公自命



未有悍戾主張凶德聚會直到壞不可支猶敢大家說謊如今日之棄廣寧者也先是前月二十四日奴賊過河報至二十五日御史方震孺遺書兵科同官等見之急言于閣臣恐廣寧或爲賊圍當速求一守關重臣以爲後勁以固神京保障今閣臣言兵部尚書張鶴鳴扶病來見似不可往而他所舉之人又各未有灼知因天色通暝而退次早朝畢臣等與閣部大臣再申前言鶴鳴疑畏當關撒潑橫言滿口穢污大無人臣禮幸閣臣葉向高數語折之又臺臣劉蘭和爲留行語以解之方回噴怒臣即欲糾叅隨聞其自知亦有責任具疏請往既聊慰其救焚之望

亦緩其誤國之罪耳二十八日經臣塘報言撫臣已棄廣寧而兵部故弄機關竟不得其全抄未敢輕信次二十九日朝畢諸臣仍聚語而職方郎中耿如杞言王化貞二十三晚差人口報尚在廣寧雖臣揭報閣院云撫臣且至寧前亦不之信及閣部進塘報官問之臣同官又呼口報人問之則明明摹出失城景象特其口似藏頭露尾又似左支右吾而未嘗直云失廣寧也出而聞此口報耿如杞實教之以致許維新等出疏特叅經略爲撫臣也臣猶未敢信及三十初二日連見督臣按臣疏始知經臣抵關撫臣殿後道將相率而逃矣其按臣貽兵科書云撫臣



兩朝御信錄 卷十二  
五  
二十二日午時已押百姓而西更爲明悉臣不覺仰天泣血向使撫臣不厭言宋如按臣述向經臣之言則廣寧守備雖不設之甚亦決不至此也。或將自許六萬蕩平之兵固守振武如按臣計奴不能破振武則廣寧必不內潰也。又或將十三萬之兵固守廣寧以待奴至爲五日十日計奴又不能持久而得利廣寧有恃亦必不內潰也。又或現在西虜之四萬騎宵揚兵河上果如撫臣言奴必不敢狼顧而直前廣寧恃西虜亦必不內潰也。豈謂半年說謊一朝斷送

皇上之封疆乃如此乎。即有甚愛王化貞者再曰莫驚慌再曰人先不信其尚敢出口乎。經略罪狀許維新等五臣蚤有獨叅又兵科及臺臣徐揚先并叅巡撫皆欽奉

明旨不敢不靜聽惟是巡撫王化貞罪案尚未說明臣濫叨刑垣不避忌諱一臚列之夫化貞擁十三四萬衆專鎮一廣寧不從中制不受旁撓人皆信其成功從無一言指摘乃以

祖宗朝百戰之疆場爲說謊之戲且持三窟內倚百足之扶助爲護身之靈符平時實未一戰而唇吻妄言可戰以愚中朝以批強賊臨期畧不計守而執拘盡驅之戰以致奔潰以致逃亡賊未至而弃城先奔一年之撫綏何在城



已弃而猶疏請渾身之斗膽無雙。既能使本兵職方與之挾同說謊以遂其前非。又能使舉朝惶惑。經略獨叅劾以掩其新罪。臣職掌所關。愧不立請正法。豈真畏其羽翼甚多。如徐揚先所言以少此一段公案哉。特以耿如杞造捏以報欺。誑臣僚遂使臣言而已後耳。虞世基抑損表奏。楊國忠隱敗叙功。盧杞陰謀激變。韓侂胄躁動首禍。千古而下。讀史者恨不手刃奸臣。豈料清明之世。有如斯兵部。如斯職方。而人不敢言。邪黨橫行。一至于此。况世宗朝。不常以見虜城下斬丁汝夔乎。

神宗朝。不常以誤主封貢。逮石星于獄乎。而以遼事論。一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逮。人且屢責夫曲庇之津要。再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逮。人且論罷夫共事之輔樞。三敗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人且問罪于揆地。即張鶴鳴且恒言薦應泰爲巡撫者之當究。又只以廣寧論。高出以言兵逮。熊廷弼以控扼山海。台臣且深有欲弃之誅心。豈有公然主戰之樞部。恃勢朋比之職方。喪師弃城之巡撫。而寬于評論者。

皇上試問閣臣。千古有此國是。千古有此國法乎。臣聞張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又聞陳瓘曰。



朝廷之是非也。天下之是非也。若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即楚莊弗取之矣。即閤臣葉向高。老成長慮。屢疏剖折。戰守甚明。而臣與有榮有辱。張鶴鳴亦有成言在。俱可覆按也。

皇上第念二百六十年之疆土。何以當。

皇上不次用人。不吝發帑。虛已以聽閤部。無一過舉之時。而遂使遼東盡至淪亡。又試查半年以來章奏。巡撫在官時。誰人有障之。巡撫走時。到今有疑案。是誰羽翼。是何情緣。只此亦可立剖。更乞勅督臣將巡撫道將逃回者。速明報與經略。同時定罪。仍乞詰問耿如杞。二十二日。

巡撫已弃廣寧。二十三晚。何以又有口報。既知實有全報。二十九早。何以代爲改換。直云巡撫尚在廣寧。令其明白回話。然後概賜處分。兵部尚書張鶴鳴。濫賞已多。力主雖然勢甚重。法必不行。亦宜姑令戴罪。策勵巖關。稍存一綫之法。以警將來。庶國是明而

朝廷尊國法。伸而後來之邊境。猶可爲耳。謹題請旨奉

聖旨。國家多事。爾每大小臣僚。當協心共濟。何必力爭。經撫功罪一體同論。前屢旨甚明。豈容輕貸。今尚望其立功贖罪。故暫寬假。張鶴鳴自請行邊。豈得肆行阻撓。姑且



不深究着罰俸三個月

科臣懇震天威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保守右屯漸次恢復姑准贖罪如不能立功即拿問正法其道將等一體同論該部知道

御史張汝茂奏曰臣考之律例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城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者斬今經撫職司節制身受封疆乃無端而橫爭口語及將緊要軍機盡成耽閣及虜一渡河望風奔潰守土者視弃城爲尋常監軍者用脫逃爲故智戎伍里巷之間以及戈降虜爲便宜令人髮豎眦

裂今廣寧失守料山海之外難留尺寸之地以爲障蔽所可惜者疆土之敗亡所可傷者生靈之塗炭耳若言守不守而先入關言戰不戰而不以身殉與夫一逃再逃諸臣自應立加尚方之劍夫撫臣當與廣寧爲存亡經臣當與撫臣共生死此已足是鉄案何必更煩議論願以公虛之心正失律喪師之法以緊切之着急亡羊補牢之謀臣竊以爲今日事勢固是殘敗之局猶未必非整頓之局向者人心以關外爲沙漠之地出關即送死之鄉故裹足不前抱頭欲竄今關內是中華矣人心可以無畏一也向者人言河涯渺渺營舍寥寥故棄而不守坐而待亡今關內成



輻輳矣。人力可以盡用，二也。職請略言大勢，而與當事者商，所以守禦之策。夫燕京鼎建，卜萬年之基，雄關屹立，據一方之險。

祖宗創業，固有深意，以沿邊而論，自山海歷一片石，以至喜峰古北，考之舊制，防守甚密。迨承平日久，漏稅者逃伍者，漸開別徑，用之成路，遂令處處可以躡入。今宜速委通曉細密之人，逐節逐處，或復舊，或創新，設險駐兵，而關上重臣，時時踏勘，親督使鳥飛莫渡，而後躡入可遏也。以腹裡而論，自山海而歷永平，以至通薊密雲，皆為緊要重鎮。今宜速置廉能道臣，忠勇各將，或沿河設險，或相地築鑿。

使處處把守，節節聯絡，而後長驅可杜也。如各鎮調兵，恐此實彼虛，宜派定密約，特製兵符，聞召即至。是在各督撫妙筭神威，以為應援。至于京師門禁，盤詰為嚴，在太平之日，尚須加意。職昨歲入長安，見門禁漸疎，故謂聞警則驟驚驟飭，稍寬則一弛盡弛。曾疏及之，乃今更何時哉？奴酋慣用奸細，效如影響。京師係四方雜處之地，倏往倏來，朝遷暮徙，兼有憑藉，而不可問者，稽察尤難。今師濟在列，分布而各効一臂，着實舉行，定有頭緒。其城外增墩掘濠，札營清野諸事，亦宜先時鳩工督驗，毋得今日虛應故事。臨時措置無及，至於曉諭百姓，安輯人心，令市井仍爾。



安業商賈仍爾通行尤為第一義而二三大臣時以金甌鞏固之勢仰慰

皇上霄旻之憂使上下相安中外鎮定勿以張皇為憂勤勿以葺廢為持重勿以意見為議論勿以調停為和平則未必非易危為安之一機也若夫任事在人

皇上拊髀而思當事虛懷而訪豈無幹濟之士應運而起顧知人固難用人猶不易如遼瀋之敗持節使從容就義豈不千載流芳二心生媿綠共事非人卒使未捷身先死英雄之淚空流事後遲封疆之削日甚茲者失守之經臣尚有惜其才戰敗之撫臣人亦憐其志而追其敗轍亦緣

並棲兩鬪為法廢身雖其自造之孽顧封疆幾何堪削文臣幾何堪此摧折故自後用人宜珍惜酌量毋貽后悔夫忠義在人心耿耿不磨國難見忠臣後來愈勁如諸臣所舉孫承宗鍊達老成忠良慷慨以文事兼武備以入相兼出將此正其人他如介介清儉之沈際即盛甲一事件件精堅井井論列之楊嗣昌即兵餉一疏言之切中皆實落做事之人無媿職掌若今日用則武將更急如屢薦之李懷信自效之毛文龍皆宜速召酌用使之戮力夫文臣力才已經部院咨訪乃武臣勲戚及武舉中之才堪冲邊者亦應令科部發單咨訪即總鎮衛所亦令悉舉所知叅合



召用如文臣行取例庶幾可以鱗集至備禦之方如所稱  
品字坑陷馬窠鹿角柵埋地砲高壘深溝皆足以備防禦  
所謂人事不齊倚之天險鬪力不足勝之鬪智嘗思古人  
用火牛五采文身束薪繫尾當其功未見時豈不令人掩  
口而笑又如竹頭木屑之需當其用不着時豈不令人鄙  
陋而譏及其功成用濟始見一段巧智卒令樹功不朽今  
既不能爲堂堂正正之師又不善爲用智用巧之計只是  
不做便了豈不令人攢眉頓足乃目前之最緊切者閣臣  
兵部兵科咸宜添設報馬使邊塞信息刻刻相聞近如蜀  
之圍成都遼之困廣寧每成杳絕夫知虜而後可以備虜  
豈得視爲細故嘗見鄉會之報題名真如神行飛渡良以  
利之所在人爭趨耳矧以軍機重務宜亦優以重賞給以  
駿騎固策應機務之要着哉職言如此所謂卑之無甚高  
論且多經諸臣已言顧力行何如只爭在名實緩急之間  
耳惟

皇上亟賜施行

練鄉勇從御史梁之棟議也

駙馬王昺招練京兵

上嘉其忠義○戶科陳胤叢捐俸預買煤炭

上嘉其急公命支太常庫積銀協濟



遼東巡按方震孺上言封疆再已失守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法難容羅一貴只  
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辱勇烈可嘉高邦佐以  
身殉難足媿偷生併祁秉忠都着查明卹錄其餘道將等  
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

旨定奪該部知道

忠孝兩全

正德侯義  
入奇大奇

按廣寧既潰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畧同事多諷  
以西走不聽念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等曰我  
受國厚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收吾骨歸里  
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側使短有死事兒不絕也高永  
等痛哭勸之行亦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  
死高永又謂高厚曰主人待我等厚我不忍主人獨死  
無使令于前者汝即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高  
厚年十九徒步入京僅存皮骨為佐侄高世彥道之甚

詳夫邦佐無弱冠之兒存入十四歲之母  
尚爾慷慨赴難從容就義真烈丈夫哉

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魯克經筵講官儀制員外  
馬應坤補講章尚書張問達等侍班

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

不意倥偬  
紛紜之日  
有此極正  
極快之論

都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職連接督臣王象乾按臣方震孺

塘報夷虜暗通于正月二十日渡河攻鎮我兵迎戰敗其  
經臣熊廷弼身自右屯趨閭陽以援廣寧廣寧弃于二十

二日是時奴尚在沙領也化貞休于先聲又為孫得功所

迫脅馳至閭陽同廷弼並馬過寧前至于今而駐中前所

駐關上與道將等官覘顏苟活以待斧鉞之誅三尺具在

方震孺揭  
亦云撫臣  
馳至經略  
軍中作竟



夜談經略  
將標兵交  
付巡撫則  
非經略先  
逃矣  
經撫情事  
雖各有可  
原而法無  
偏縱

神朝從信錄 卷十二  
豈容偏為出入。惟是關以內處處單虛。此番失事情形。不  
比往時而舉朝婦人徒為鎮定之言。不為鎮定之事。延挨  
過日。凡幸奴酋之不即來。且晚可無他虞。猶然望門投刺。  
應酬人事而已。猶然送往迎來。征逐宴會而已。猶然寬袍  
大袖。威儀為祥而已。猶然飽食安居。體統自雄而已。猶然  
脩文束武。矜名失實而已。猶然交構立煽。邇言是聽而已。  
猶然驕蹇不情。厭薄  
朝廷而已。猶然色厲內荏。逗遛國門而已。猶然一柄衆操。  
置身于是非成敗之間而已。猶然一面數粧。調停于東西  
南北之間而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天下安危付之。

皇上以

皇上安危付之 天地

祖宗試問誰守山海。守之之法安在。則自慰留經按而外。  
茫然無應也。試問夷虜合謀。只通山海而京師何以設  
防。使人心不亂。茫然無應也。試問奴若至城下。勤王之師。  
何以次第入衛。布置何方。糧料何在。茫然無應也。試問都  
重二城。周迴數十里。守塚官民。何以分守。內外奸人。何以  
清查。各門何以開閉。煤米何以蓄儲。茫然無應也。試問京  
營軍兵。分練何時。待其分定。敵已入關。以演習戰陣。而外  
尚可撤入為城守之資否。茫然無應也。試問輦轂之下。



有奴賊焉。戎政重任。屬之黃克纘。想其忠孝性成。不負聖意。此外卿寺濟濟。尚可簡擢一二。以備緩急之用。否。茫然無應也。非無以應。蓋欲應之而不暇。堂堂敵愾之念。移而爲全身保妻子之念。萬一事變非常。有大家相率而逃。且如經撫道將。奴未至而棄城奔竄。舉數百里土地。數百萬生靈。數百年積聚拱手予奴。而處法止于再逃二臣。嗟。言官言事。少拂當路之意。便遭摧折。至糾罪樞職。方之不得而失官封疆。必再逃而後議罰也。尤而效之。天下事尚恐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命閣臣責成當事。一切戰守機宜。勒限刻期報。奏施行。

議守前屯  
以遠哨探  
最急策

巡按方震孺上言。山海不可無外護。急宜駐兵中前。以爲山海眼目。夫河西旣陷。經撫旣已入關。山海一墻之外。卽爲賊矣。喜峰桃嶺之間。處處防虜。處處防夷。安見榆關一線。遂足以鎮薊門耶。山海之外。必不可無眼目。或置重兵。或設遊騎。或安烽火。此守山海之策。萬萬不可易者。中前地方。因臣駐扎其地。又嚴諭守將周于才。謹防西虜。故城郭人民。至今無恙。此處宜宿兵一枝。以寧遠爲燧道。此目前之急着也。據道臣韓初命所報。吳自勉等營。尚有兵萬人伏祈



皇上急勅督臣速遣將發兵駐札。勿使此又爲西虜所據。奸民所焚。以致后日欲取而不得也。臣草疏甫竟。忽報虜騎來搶中前。隨被我兵斬虜首十一顆。維此一創。則寧遠之路復通。其城中廬舍。雖間有焚者。然無損于城郭也。但有**好兵將急擇一人守前屯。當不復再計矣。**川師克復安岳樂至二縣。

四川叅政王世仁報云。撫臣朱熒元按臣薛敷政及諸道臣。日夜籌畫。督率官兵于十二月二十四。攻潰賊營。恢復安岳縣。二十五夜。戰于倒流鎮。斬賊首級十二顆。二十六。戰。斬賊級四十五顆。生擒二名。本日未時。又戰。斬首四

至

十七顆。生擒二十名二十七。賊衆萬餘來到石橋永清舖。大戰我兵斬賊一百八十二顆。生擒千總二名。二十八日。夜攻破營。恢復樂至縣。斬首級一百十二顆。各路兵集此。已多。秦良玉兵三千亦至。約于正月十七日合戰。總督大兵二萬五千六百已到。共計滅賊只在目前矣。省城路尚未通。按差一時難出。臣身到地方。聞已真切。不敢不報。以寬

皇上西顧之憂。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剖。疏曰。慨自河西警報方傳。軍民奔潰如水。一時人情洶洶。議論紛紛。未

如此直剖  
真正平心  
之論



必盡平盡確。職以事起倉卒。語屬傳聞。何敢輕置一喙。今經督撫按各有疏揭。其移閭陽離廣寧。並入關日期。歷歷分明。鑿鑿有據。職亦可付之無言。但前者邸報抄傳。人心疑信相半。從今不立定案。後來必伏疑端。謹據實爲

皇上陳之。經臣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爲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但兵忌嘗玩。業已具疏

上聞。而守定後戰。又與樞撫爭執成仇者。此經臣之案也。撫臣王化貞仗鉞廣寧。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而未見

確有成謀。初意庸慙外助。永芳內應。僥倖奇功。不覺隨討。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不暇照管。封疆罪復何辭。但六萬蕩平。業已誓師入告。而又不共戴天。亦熱腸激烈。綽有擔當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成之案。議經撫應得之罪。

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輕重。乃幸災樂禍者。藉以報其宿憾。而望風承指者。謬欲取夫新令。或請速逮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平乎不平乎。近且流言煽播。謂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服



足令熊王  
心死

兩朝從信錄  
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職竊嘆經臣責任雖重事  
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  
守而不可得則經臣之罪其將安逃撫臣意氣既銳焚惑  
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為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  
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將安逃是二臣之陷于辟者  
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審彼已之勢  
決戰守之機豈異人任而待詬誶囂凌漫無定畫明分左  
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  
何辭以解于衆而顧得優游局外乎值茲國難方殷需才  
正亟之時職豈敢有意苛求况本兵自請視師新膺特

本兵亦縮  
古

眷遼東之事一以委之但亦當在戴罪立功之列設奇制  
勝收拾殘疆以報

天子庶幾不負此行耳職憶中府會議時本兵怒色痛謂  
經略蟒衣玉帶逍遙河上于心何安今本兵亦荷

廷遣恩禮優隆蟒玉駢錫今當有所以酬殊恩愜本心

者本兵好為之至于查揆失事緣由尤當同督臣至公至  
虛按情定罪勿以偏憎偏愛毛髮高下其間庶足以昭

國法而服人心職不避忌諱冒昧剖陳仰竇

天聽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職無任惶悚之至



以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起李懷信總兵大同、

戶兵二部接出

聖諭朕自登極以來夙夜孜孜惟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是念所有加派錢糧俱克兵餉亦惟圖勦除兇逆又安方內使吾民得安于田里室家相保以稱朕愛養惓惓之意無奈東西告變經費日煩以重累吾民朕甚閔焉今以將吏之用力士卒之用命共誅西賊蕩平有期惟是東賊猖獗侵我西河轉輸征調未得息肩地方官當曉諭百姓以朝廷不得已用兵暫時加派吾民當以急公爲義稍俟事

平即行蠲免其帶徵錢糧已免二年非直隸地方頻年騷擾苦累尤甚併免加派以示優恤有司設法團練鄉兵令各自保閭里中有智勇才力之人即行獎勵或關送督撫兵部衙門酌量擢用其河西逃難士民不肖從賊來歸內地尤可憫念地方官即便安插給發倉穀多方賑濟仍撥與空閒地土屯聚耕作毋使令其失所有壯勇願克兵者聽有奇謀異能志在復仇者即與錄用爾部即出榜曉諭仍行與各省直撫按官一體遵行朕實不德貽累吾民惟祖宗德澤國家法度朕不敢忘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疆宇朕不忍棄凡我臣民悉心殫力共期匡濟以安享太平



之福毋負朕意故諭

總兵楊懋基吳守德出鎮延綏寧夏

十三日宴卓異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待元輔葉向高翰  
俸助農

上以其為國憂民深嘉之

禮部侍郎來宗道克日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習以為常奉

解貞

聖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衛差的當  
官扭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其道將等官

着樞督巡撫官從公分別具奏情輕的姑准戴罪立功分

派委用不得推諉一應防守事宜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

用心料理便宜行事經略員缺作速會推來用該部知道

王紀為刑部尚書

袁崇煥為職方主事

贈清節名臣包見捷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

皇上空四海之金錢徵九邊之精銳一片殘疆交付經撫

而兩臣終日鬪口精神不相聯貫臣業有屢疏而又告之

政府告之本兵自言無死所矣今上之不能為戰次之不

能為守首尾四月河西盡陷從來失事未有如此之速者



論經略

也。向經臣以為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遼將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軍之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張主者，固宜儘力擔當。即有掣肘者，不妨委曲相濟。期于裨益封疆，經略之職始稱。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揭，成何職守。因遼東而起經略，詎期并河西而失之，非常寵眷，位極人臣，不識何以酬此隆典。臣不敢為經臣熊廷弼寬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汲汲憐四海之困窮，未細察奴酋之利害，未免過信回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為畏我也。過信我兵，我將真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形之疏，語

論經略

語先道破矣。撫臣親為臣言，昨之失着，全因劉渠不遵前。後計較，盡撤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戰，益鎮武兵撤，則藩籬空，廣寧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亂。憶臣離廣寧時，撫臣對臣而言曰：今年三月大計，待子來進兵，臣即叮嚀。撫臣言賊未必來，即來，我當疾趨廣寧，幸留固根本。纔幾許日，豈遂忘之耶。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寧前瓦解矣。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軍器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民不與守，即撫臣且奈之何。撫臣常言賊一過河，斷斷不能守。是以坐而待亡，不如制之之疏，誠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

定崇

河知不免



也。奴過河而遣孫得功、金勵等，當亦無幸。臣不敢為撫臣王化貞寬也。若督臣王象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苦而無功者，高山、胡嘉棟也。有聞廣寧不守，隨經略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相殺，撫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乾也。有策應廣寧而廣寧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郭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番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諸臣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既去，照律分別治罪，寧嚴勿寬。一按

蕭皇帝之法，亦復何辭。當此呼吸存亡之際，一面責其死

守山海，不得以待罪卸擔，俟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釋一二人而用之，然非臣之所敢寬也。惟巡道高邦佐，慷慨自縊于松山，可謂一時之烈。其卹典宜從重。自不待

言。若諸將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為第一。劉渠傳聞落馬，不知下落，有傳其死者，昨承差史景芳自鎮武走

出見其牽戰馬，家人忙報其妻，渠以墜馬以八旬母為托，

項渠之家屬，且伶仃南渡，則渠固死矣。惜哉。又奴攻西平

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半夜

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為羅一貴，欲

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



乎亦豎招降施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  
 貴遂自刎死城內兵盡為奴所屠昨楊丕顯走出始得其  
 謀嗚呼烈矣其他諸將死生未有確據容備細查明與府  
 所各官另行具奏至于事定之後查功論罪然臣自反  
 獨無愧于心乎去河上僅十日耳遂有此變直夢想不到  
 賊臣生亂巡撫走廣寧死守有志不酬水上一跌臂肋俱  
 折病發悞事無有覲顏冠帶之理此時不敢言病危但蓆  
 藁待罪聽

皇上勅下處分者也無任惶悚懇祈之至  
 川中兵報

陝西巡撫呂

塘報先接邛報該尚寶司司丞劉時

俊具題奉

聖旨賊情着陝西鄖陽巡撫官差人偵探不時確報欽  
 此除將已經塘報外今續據陝西分巡關右道楊堯華  
 報稱今將四川陣中所遺綿州鄉先生書扎謹奉鄉尊  
 台前冗中不能逐位裁報僅將十一十二日至十八日  
 止事實上聞十三日邛縣兵與奢酋打陣殺斬首級  
 十五六顆十四日標營兵扎營于石梯橋次日即往牛  
 頭鎮探聽遇賊相對斬獲十餘顆內有大頭賊完事矣  
 十五日賊假新都鄉民樣子云叫我兵來同去殺賊有  
 萬縣兵三十餘人同去酋有二百餘名至前村將譚正  
 聰圍住云你們白杆子認着我們是鄉民不是正聰等  
 只云不曉即與對殺可憐忠奮之兵俱為賊斃止有八  
 人大傷殺回次日酋說鄉民與我兵傳息又假向白杆  
 子云我們去殺奢酋將民兵殺了二三百人痛哉痛哉  
 至十六日酋云我兵將他人殺去甚多奢酋于十七日  
 五更自有起身直抵石梯橋將標營圍困加銜指揮賀  
 民望等曾與酋等在重慶相識認得的即同大罵一陣  
 方出營對殺民望將白鷄子一鎗刺死各頭爭先又馬  
 純祖督我邊須救援萬縣兵齊出將酋賊三千餘騎圍



敵大戰，自辰至未，斬獲五百餘人，俱是騎馬辦髮者。奪回馬三百匹，五營將官俱各得功，想酋必寒心而逃矣。正俟二十後，看有緊急逃否，再報。營中冗冗不及專布，乞將此信看過，一處寄一處，以慰遠望之情。塘報打探事宜，抄報十一日起，至十四日打陣，共計功二百餘顆，得馬一百餘匹，記功簿內。查明十七日奢兵統領二千有餘，黃摠鎗薊往交戰，力敵不住，郭推官放白杆子出陣，兩兵一攻，將奢兵圍趕河中岸，俱放火，統圍敵。天明，得功九十有餘，至十九日，奢賊又來戰場中死屍內尋奢從明叔父的屍首，今二十三日未戰，又有塘報去綿州。蓋軍道報奢賊差馬兵十八騎，前往什方探聽，恐往綿竹，至安樂，綿州打聽退路，恐往各州縣去，其各處人役當要盤詰，不可亂放一騎。馬入城，又差楊千戶領兵去什方，綿竹打聽消息去了，其後人有報來，今抄塘報，傳與通衙知之，可領諸兵謹慎盤詰，奸細不可大意。大約承平不過指日，等情，轉報到職，緣係叛兵消息，理合塘報。

以白肇慶為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管神樞。

營戰兵

舉經筵

搜訪將才

中式舉人劉必達等謝恩

刑部主事王之寀奏曰：今天下大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國。

中國大患不在外訖而在內應，內應者應在內也。臣敢為

皇上直言而聽誅可乎。竊聞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義不反兵，士弗共國，臣子且然而

况於

天朝，宋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易世且然而况於當



世、往歲李選侍氣毆 聖母蒙

皇上再三出 旨、布告中外、即奸相方從哲還 詔旨仍  
諭發出、自是中外知選侍惡同武氏、日夜爲西宮貴妃訃  
明旨點破、逆計潛消、

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仇一大義也、乃  
先帝一生、耦遭三十九歲之多難、不克享四十八年之半  
齡、彌留之際、欽恨以崩、比時言官論之、卿寺論之、而

皇上諒陰、未之行也、夫李可灼之誤用藥也、引進者誰也、  
崔文升之故用藥也、主使者誰也、時從哲聽政、將誤認故  
平原情定罪、不當置從哲於可灼文升之下、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一也、夷狄之橫也、戎無華也、張書紳四  
人、深入奴穴、致銀三十兩、一背包脩書請出、帶書漫罵、則  
盧受之爲也、博士徐大相兩疏特參、而

皇祖從受遺四人、鄭貴妃主之、方從哲聽之、且馳書催師、  
明知其敗、而催之、至今遼東屢陷、海內騷動、失事諸臣、罪  
固難逃、招之者罪大而不可解矣、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二也、乙卯之變、當張差執棍闖進、時突  
犯

先帝、安危只在呼吸、

皇上安危亦只在呼吸間、此乾坤何等事也、乃巡視



皇城御史劉廷元、遮蓋奸謀，以風顛具奏矣。本部承行郎中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賣柴成招矣。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禮闈王神，逼請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即於是日欲決張差滅口，而不知臣疏已在袖，即於是日入告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日，復審張差，招同謀做事，裏外有伏兵，他的人也多着裡。李守才招商量打夥朝來，馬三道招商量同來，只在城外邊，詳具張差出首手本，并抹殺逆情一十八條內，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

九廟震動，何物兇黠，敢於作亂。至此緣勳戚鄭國大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金帛珠玉，各滿其欲，言官塞口，莫敢誰何，遂無復忌憚，而睥睨神器，欲化家爲國耳。國太雖死，罪不容死，法應開棺斷尺，夷其族，赭其宮，以爲人臣大逆不道之戒。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三也。摠之用藥之方，即通夷之術。通夷之術，即挺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掇，無非深怨積仇於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也。向使張差事發，追究根因，究治逆奸，今日之蘆受文昇敢復逞哉。在京之方從哲，敢不在位而謀政哉。長安公論有曰：風顛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



藥、慘於差之挺也。是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誠恐亂賊接踵、而忠義難以奏手也。臣見

皇上之孤立於朝也、爲今之計、惟乞

皇上與閣臣深圖蚤慮、貴妃選侍二宮、用女官侍奉、毋令中使往來、聽其自裁。

皇上前後左右起居、若而人、司出入若而人、如周禮所列內宰內豎、閣人寺人、隸其名於冢案、使外庭曉然知保護聖躬之有人也。其通夷者、進藥者、主使張差打夥進來者、敢乞



